

預科與大學「中國文化」課程的內容與銜接問題

林啟彥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首先我要感謝今天研討會的主辦機構，給我這個機會與諸位學者朋友見面，談談個人對中國文化科在教學實踐上的一些意見。研討會為我們這一組訂出的題目是《預科與大學「中國文化」課程的內容與銜接問題》。據我的理解，這題目主要涉及兩個重要問題：第一，預科及大學中國文化課程內容的深淺程度是否恰當；第二，預科與大學中國文化課程的教學如何銜接。

關於第一個問題，即課程深淺的問題，很抱歉，我無法提供一個確實的答案。由於我沒有做過細緻認真的調查研究，只能憑個人在教學實踐和接觸中所得到的感覺做一點回應。我是這個預科中國文化科課程教材的編著者之一，我並不覺得這六篇選文十分艱深，當然也不能說淺易，要讀得通實在要下些功夫。身為編著者，我的責任是盡我所能與所知把已選定的六篇專題論文所牽涉的文化問題解說清楚，撰寫導論，提供補充資料以拓闊讀者思考的角度，幫助老師引導同學學習，從而掌握中國文化的要旨。就課程的深淺程度(包括教材方面)的評估，我想，前線的教學工作者和同學們的意見是最有參考價值的。至於大學的中國文化科的教學方面，我倒是有一些個人的體會。浸會學院自成立歷史系以來，便一直開設中國文化與社會史一科，由我和系內另兩位同事輪流執教。我們沒有指定教科書，但有明確的課程大綱，大致包括了傳統中國文化各個組成部分的論述和中國文化現代化問題的討論。此外，亦有主要的參考書和必須閱讀的論文。而錢穆、梁漱溟、金耀基、殷海光等學者的專書與論文都屬必讀之列。我們認為，大學課程的中國文化史科，應該有它自己的學術水平和教學目標，教材和參考書的深淺問題，不應該是主要的考慮。主要的考慮應該是如何使大學生能從這科的學習中加深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識，使他們成為富有文化意識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中國文化史一科是歷年最受歡迎的學科之一，此科除了是歷史系學生的必修科外，也是外系的選修科。許多外系的學生都來選修，通常都有近百人，歷史系學科有此選修率是不容易的。由此亦可見大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學生一般對此科的學習都很投入，上課時用心聆聽，導修堂踴躍發言討論。尤其近年在預科課程中增添了中國文化專題的學習後，他們有了更好的基礎知識，對我們教學帶來更多的便利，例如一些重要的概念，如人文主義、天人合德等便不需要重複解釋了。當然學生對我

們的要求亦更高，挑戰亦更大。

關於第二個問題，即預科與大學文化科如何銜接的問題，我認為不妨從下面兩方面去考慮，找出銜接點。

首先，我們要認清教學的對象。我們所教的學生，實在同中有異，異中有同。部分(或大部分)的預科學生將會是大學的學生，他們畢竟是同一個人；但我們亦要注意到，他們已在不同的學習階段。從心智發展和學習能力來看，大學生是比較成熟的。因此，第一，在課程的設計上，應由預科的注重普通文化常識的灌輸發展到大學的講求較專門或較專業的文化知識的探討；第二，教師的講課要由預科的引導式(或啟發式)的教學進展到大學的論辯式的教學；第三，學生對中國文化科的學習，亦應由較注重的考試取向轉變為純求知的取向，以思考分析取代記誦複述。依據此三原則，預科的中國文化教育應著重基礎知識的鞏固，課程內容要因應學生的語文水平和知識水平而定。文化選題應博通一點，文字要簡潔明快，課文太多理論性的陳述或抽象概念的運用都不適宜。最好是選一些深入淺出、涵蓋面廣和議論平穩的知名學者的文化專題文章來學習，效果才會比較好。而大學的文化教育應著重培養學生正確的文化觀與價值觀，課程內容要以拓寬學生的文化知識視野、建立批判的眼光為目標，要容許學生以多元的角度來討論文化問題。文章的選題也不妨專門一點，只要有理有據，無論正、反、保守、激進的論調均可參考採納。更應鼓勵學生多接觸、多吸收一些抽象的概念和理論，以增強思考分析的能力。如果預科與大學中國文化科的教學材料的編寫和教學活動能依據上述的原則來進行分工與配合，銜接應無困難。

其次，我們亦可從二者教學的主要精神和任務著手，考慮如何做好分工與配合的工作。我覺得，預科程度的中國文化科教育，應把教學的任務與基本精神放在使學生知道中國文化的內涵與特性的重點上(而這亦是與目前預科課程大致符合的)，即古人所謂「知其然」的問題。素質高的學生，不妨由老師引導進入了解為何有這些特性的思考活動中，即古人所謂「知其所以然」的問題。至於大學程度的中國文化科教育，應使學生除了「知其所以然」之外，更要知道中國文化今後應如何發展的問題。大學生理應關心中外文化的異同與優劣，捨短取長，對中國文化如何開拓更光明的前途應有清晰的觀點。此即古人所謂「知其所以然」的問題。我相信，從事中國文化科教育的同人，若能充分考慮上述所提的原則性建議，以制定課程、編寫教材和施教的話，預科與大學的文化科教育，應該可以得到理想的銜接。